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主编 刘迎初 吕亿环

于
涣／著

盛京烟云



SHENG JING YAN YUN

惊醒于金粉世家浮华梦
沉沦为山河破碎亡国人
身怀着几许乱世家国恨
演绎了多少英雄儿女情

沈阳出版社

SHENYANGCHUBANSHE

盛 京 烟 云

主编 刘迎初 吕亿环

◎ 于 涣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京烟云/于涣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3. 4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二辑)

ISBN 7-5441-2183-6

I. 盛…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2579 号

总序

苏宏章

沈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东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的文化事业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放射出耀眼的光芒。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部现代评剧《小女婿》，从此奠定了沈阳评剧在中国评剧界的地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韵笙，以其独具韵味、自成一派的表演风格，在京剧界赢得了“南麒北马关外唐”的美誉；由蔡少武率领其子女创造的高难度杂技飞车功夫，令国内外同行对沈阳杂技艺术刮目相看，同时还被誉为“飞车世家”；沈阳歌舞团根据东北民歌创作的舞剧《月牙五更》更是得遍了国内大奖，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有如沈延毅、周铁衡等一代艺术大师，他们的名字和艺术成就，不仅在东北地区为人仰慕，而且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名家的名作，充分展示了北方黑土地艺术的特色和人才济济的创作活力，成为表现时代、鼓舞人民的瑰丽篇章。

然而，我们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到，许多曾长期在文化战线上呕心沥血而又富有文学才华的老同志，过去由于工作繁忙，事务缠身，无暇留下自己的笔墨；到晚年有时间写点东西，但又苦于出版难；一些崭露头角和颇具发展潜力的年轻作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写出了作品，但由于囊中羞涩，只能将作品束之高阁。基于这种情况，为圆那些曾为我市文化事业发展贡献过心血和汗水以及青春年华的老同志的出书梦，为扶持那些对文学艺术有着执著追求和创新精神并具有培养价值的年轻同志，市委宣传部在全市组织实施了“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并由沈阳出版社编辑出版《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新举措。

“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施“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对这一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这是一项体现党和政府对新老文艺工作者全面关怀而又与时俱进的爱心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市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添新的亮色。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所辑录的作品有回忆录、散文、小说、诗歌、札记等，体裁多样，各具特色，都是作者对艺术生涯、心路历程及波澜壮阔现实生活的反映，尤其是一些老同志的作品，既有一定的文学欣赏性，同时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市文艺事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纪念。至于那些文学

新人的作品，虽显稚嫩，但充满活力与探索精神，如果能以这次结集成书为新的起点，一往无前，不辍笔耕，无疑将会为我市文艺百花园的美好前景做出积极贡献。总之，综观《书系》的整体格局，它汇集了璀璨与丰美，也证明了实力与潜力，其敬老扶少的深层意义已远远超出对老同志的慰藉和对年轻人的提携。

党的十六大立足国情，放眼世界，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广大文艺工作者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也肩负着用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神圣使命。为此，我们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仅《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所敬扶的对象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而且所有文学家、艺术家都要抓住机遇，不辱使命，进一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团结奋进，更上层楼，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有震撼力而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名品佳作，用文学艺术的累累硕果，为把沈阳建设成一流文化名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增光添彩，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

情系乡土（代序）

于 涣

无论我走到哪里，乡土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堆古典的信念，一缕浪漫的情怀，一个郑重的承诺和一片诗意的家园。尽管我的出生地是一座人烟稠密的繁华都市，但如果追根溯源，城市也是一片被恣意修饰过的土地。所以，我想象得出我的祖先最初来到沈水之阳时的情景。他们肯定惊喜若狂，庆幸发现了这块水草丰美的富饶土地，于是便扑入她的怀抱，从此繁衍出第一络根须。若干年后，我也呱呱坠地，植根于此壤。在沸粥一样杂色翻滚的市井喧嚣里，在粗犷而又朴实无华的方言俚语氛围中，在善与恶，美与丑，冷与暖并存的人情世态夹击下，经历了诸多的喜忧悲欢而逐渐长大成熟。周身印满了此乡此土的痕迹，年华亦如浑河之水不息东流。尽管在我幼年的记忆中，这座故乡之城曾是一副衣衫褴褛的寒酸相，甚至还散发着一股潦落破败的古旧气味。这一切都给我本该无忧的童稚之心涂上一抹淡淡的忧伤。但我毕竟生长于斯，所以对她始终怀着由衷的偏爱。这庶几便是俗称的故乡情结吧！尤其是现在，当我在某一瞬间睜大双目时，突然

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簇新。这令我惊喜，令我感动，好像生来第一遭发现四周遍布奇迹。我极想抓住这“瞬间感受”，却发觉自己竟迷失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散落在远离泥土的风景里，沉沦于寂寞温柔的战阵里。如一缕无根的飘蓬，寻不到落定的那方曾经熟悉的乡土了。如今，具体的故乡在我印象中已日渐模糊。因为当年那条幽深古朴的小街，那座空旷阔大，有着半壁苍苔的院落，连同那幢具有东方建筑风格的，屋顶却长满蒿草的小楼早已被现代化的建筑群所取代。整个城市也越来越华美了。但我仍执拗地认为，我的乡土就是我脚下的大地。我的生命永远与土地紧紧相连。假如有一天，我离开故乡异地而居，心中那种浓烈的乡土情结也永难割舍。为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与故乡的泥土同在，时刻聆听她的呼吸与心跳，时刻感受她的挚爱深情，更试图用一种深情而又理智的目光审视这片在新潮与旧俗，在悠久历史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下的土地，回顾那些铭刻于心的辉煌与耻辱。更试图用质朴的语言与她对话、交流。趁着现在的我，还能轻盈地踩过故乡的泥土，使身上飘散着她的芳香。因为总有一天，我会倒下，让泥土滞重地覆盖我的心野，身躯渐渐与泥土融为一体，与之同呼吸共命运。那时，也许被我滋润过的泥土会很肥沃，能培养些什么，但愿如此吧！

2003年3月31日于沈阳

目 录

总序	苏宏章
情系乡土(代序)	于 涣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1
第五章	39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4
第八章	61
第九章	69
第十章	75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95
第十三章	104
第十四章	110
第十五章	118
第十六章	124
第十七章	133
第十八章	137
第十九章	145
第二十章	153
第二十一章	162
第二十二章	167
第二十三章	176

第二十四章	182
第二十五章	189
第二十六章	198
第二十七章	207
第二十八章	213
第二十九章	220
第三十章	226
第三十一章	234
第三十二章	242
第三十三章	249
第三十四章	256
第三十五章	264
第三十六章	271
第三十七章	281
第三十八章	289
第三十九章	295
第四十章	303
后 记	311

第一章

公元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当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骤然撕破夜的厚重帷幕，浓烟烈火冲天而起，将城北上空涂抹出一片血红与狼藉的时候，在这个静静的秋夜里，一切富有诗意的温馨与浪漫都在刹那间泯灭。奉天城陡然从昏睡中惊醒，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战栗。

在此之前，人们似乎没有发现不祥之兆。白天，城里的商号、餐馆、店铺及娱乐场所照样生意兴隆，路人熙来攘往行走如蚁，小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宽厚古朴的城墙傻乎乎地兀立着，四大城门也犹如掉了牙齿的豁口洞开着。入夜，残灯冷月更是将古城勾勒出一副貌似和平的假象，就连深巷里的犬吠声也显得有气无力丝毫不能使人警醒，仿佛整个世界都处于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状态，就像浑河那污浊的水流，波澜不惊。与此同时，城中还有许多松散的故事正在同步进行。

整个白天，肖府的深宅大院里始终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因为这天恰好是肖老太太60岁寿诞之日。尽管她平时喜欢清静，吃斋念佛崇尚节俭，但今天为了不辜负儿女们的一片孝心，还是面带疲倦的笑容端坐在寿堂里，接受晚辈和祝寿的客人们轮番叩拜。寿堂设在内宅主楼的客厅里。主楼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小楼。从外观上看，无论是楼顶那雕有花纹的棱

形瓦和鸟兽雄踞的飞檐翘角，还是楼前高高的石阶和用红漆圆柱支撑的曲折回廊，在满院繁花绿树掩映下，无不显示出东方传统建筑中那种既典雅又华丽的艺术风格，更给人一种清幽如画的美感和神韵，楼内客厅的布局和摆设也显现出了既古又洋的特征，客厅正面立着一扇雕花镂空屏风，屏风上方可见墙上悬挂着的装潢精致的条幅，上面是用苍劲的草书写的岳飞的名词《满江红》。不过今天，却被用金箔堆成的硕大的“寿”字遮住了。靠屏风正中央是古色古香的雕花桌案和一对高背雕花西洋式样的太师椅，左右各设式样配套的长条椅。所有木器均为漆得油光锃亮的紫檀木。桌案上摆放着一对镶金边的景泰蓝大胆瓶和景德镇细瓷青花茶具。靠东墙处立着一座一人来高的西洋式自鸣钟，旁边还放着个玻璃橱柜，其中摆放着各种精美的古玩玉器，墙角处则点缀着盆景和一株苍翠碧绿的龟背竹。顶棚悬挂的水晶吊灯，脚下铺着的波斯镶花地毯以及紫红色天鹅绒落地窗帷更给这间典雅的客厅增加了豪华气派。此时，肖老太太端坐在太师椅上，身穿簇新的海蓝色缎面团花驼绒袍，衬得那满头白发如同一朵盛开的白菊，与回廊中那一溜怒放的菊花粲然相映。祝寿完毕，她又在儿女们的搀扶下到外宅临时搭建的寿棚中和宾客们一起吃酒席、看大戏。直到傍晚，大部分客人才像节日夜空中的礼花，五彩缤纷地喧闹一阵后突然消失，就连肖老太太的儿子俊雄、俊杰、二儿媳颜如玉和女婿宋汉臣也看腻了戏，先后回到客厅里去搓麻将，只有她的大儿媳沈秀阁、女儿俊娴、俊雅，以及几位近亲近邻还陪在她身边。肖老太太正饶有兴味地看最后的压轴戏，评剧《井台会》。只听扮演李三娘的旦角悲悲切切地唱道：

“……受罪的李三娘又把水挑，杉木的水桶肩膀上担，竹劈的扁担肩膀上搁，我迈步走出了柴门以外，但只见老天爷降下了鹅毛……只下得黑犬变白犬，只下得黑猫变白猫，只下得

楼台殿阁亚赛雪洞，只下得杨柳二树亚赛银条，老天爷下雪非是雪，分明是降下来杀了人的刀……唉……杀了人的天哪，难见面的儿呀……唉哟，我那杀了人的老天爷呀……

与此同时，肖俊雄、肖俊杰、宋汉臣和肖俊雄的副官罗锦鹏正围坐在客厅里搓麻将，颜如玉坐在肖俊杰和罗锦鹏身后看“歪脖和”。宋汉臣一边抓牌一边向坐在对面的肖俊雄问：

“今天是老岳母 60 大寿的喜庆日子，她老人家怎么点了这出哭戏？”

肖俊雄随手打出一张牌，酒宴上的豪饮使他有些醉意，那张生着连鬓胡子的方脸膛由于酒精的刺激泛着兴奋的红光，听到姐夫的问话便说：

“这是我特意从天津卫请来的评戏班子，当家旦角是小白玉霜的得意弟子，这出《井台会》是她的拿手戏，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话音刚落，突然从城东北方向传来隆隆的炮声。他赌气把牌一摔，恨恨地说：

“这八成又是小日本搞军事演习，真是欺人太甚！给老母祝寿也不得安生。姐夫，你是师部参谋，消息灵通，马师长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

宋汉臣不以为然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连马崇雨也得听上边的命令，你一个小小的团长，用得着闲吃萝卜淡操心吗？白板！”

肖俊杰惊喜若狂地嚷道：“哈！我和了！单调白板。姐夫，你这炮点得太妙了。”说完得意忘形地搓着手。他的五官与大哥有点相像，只是身材没有大哥魁梧强壮，而是显得瘦长，尤其是他那油光可鉴的背头和微翘的两撇小黑胡，使人联想到扑克牌里的老 K，给人一种洋味十足的感觉。可是他太太颜如玉却把红嘴唇一撇，娇嗔地说：

“小日本那边打炮，姐夫一走神才点了炮。要不，冲你那

牌技能赢钱？你说呢，罗副官？”罗锦鹏那双隐藏在帽檐下的小眼睛色迷迷地瞟了颜如玉一眼，微微一笑道：

“那是二爷手气好。”

肖俊杰见他公然和自己老婆眉来眼去，不禁醋意大发，没好气地甩出一句：

“少废话！掏钱吧你！”

宋汉臣却笑着对肖俊雄说：

“一心不可二用，这下可输惨了。”一语未了，又是一阵炮响。不一会儿，肖老太太在俊娴、俊雅搀扶下也回到客厅。沈秀阁领着她6岁的儿子青云跟在后面，此外还有她的叔父“真香阁”老板沈敬轩，“吉盛堂”老中医夏方舟和肖家近邻周祥等人。肖母坐到太师椅上将孙儿青云搂在怀里，其他人也都落了座，肖母疑惑地问：

“刚才哪打的炮，是不是小日本又闹事了？”

肖俊雄安慰道：“妈，没事，只是军事演习。”

沈敬轩今天喝了不少酒，所以他那张原本就黑里透红的胖圆脸更呈现出猪肝似的紫红色，说起话来也口不择言。他激愤地说：

“哼！啥叫军事演习？演来演去就动真格的了。想当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不也是先打炮后占领吗？我说姑爷，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烧火棍哪？惹急眼了就揍他狗日的。”

肖母忙接言道：“阿弥陀佛！可千万别动武把操儿，打起仗来又得死多少人哪！”

沈敬轩还想争辩，却被一阵炮声打断，肖母听了叹口气道：

“得！小日本这么一闹腾，‘井台会’也会不成了。这炮声震得我心口疼。”边说边用手捂住胸口。俊雅忙给母亲揉搓前胸，肖母却说：

“俊雅，你去告诉管家大老王，叫他把戏班子打发了吧，别忘了多给赏钱。”俊雅答应一声轻盈地转身出了客厅朝外宅走去。沈秀阁也站起身说，我回房给妈拿药来。肖俊娴一听这话，忙给母亲倒了一杯水，然后把肖青云拉到自己身边。

夏方舟平时不苟言笑，进客厅后始终一言未发。只见他身材既高且瘦，尤其今天穿着长袍马褂更显得身子颀长。席间他虽然也喝了不少酒，可是他那张丝瓜似的长脸反而更显得白皙了，一见肖老太太身体不适，立刻站起身说：

“老太太，上次我给您开的柏子养心丸和朱砂安神丸想必也吃得差不多了，我回铺子再给您开几盒，打发伙计送过来，失陪了。”肖母忙说：

“亏你想得周到，我就不留了，夏先生请慢走。”随后沈敬轩和周祥也起身告辞。他俩经过回廊看见盛开的菊花忍不住连声赞叹。周祥说道：

“老太太，这几盆菊花开得真火爆。狮头菊瓣多，鸡爪菊瓣长，最好看的是这盆‘金色和平’，叫日光一照真像金子似的鲜亮耀眼。你老要是稀罕，我再送一盆凤尾菊来。”

肖母边送他们到回廊，边说：“稀罕是真稀罕，可也不能总让你破费呀！你侍弄花草菜园子也不容易，还是留着卖个好价钱吧。再说年月不太平，哪有心思赏花？”

“您老人家咋见外了呢？想当年我由打关里逃难到奉天，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要不是您老收留资助，还把这片地让我白种着，哪能有今天的周家园子？”

“那是咱奉天这地界风水好，要不老罕王咋把京城定到咱这疙瘩呢，还起名‘盛京’，现如今小日本八成也眼红咱这风水宝地了，直想闹事，搅得天下不太平。”肖母一席话又勾起沈敬轩的愤怒，他一边发着议论，一边和周祥朝宅门外走去。

再说俊雅来到外宅，将母亲的话传给了大老王，便返回客

厅。谁知刚走到通往内宅的小角门，就听门里有两个人正窃窃私语，声音虽然很低，但她都听得清清楚楚。其中的粗嗓门是罗锦鹏，另外那个公鸭嗓大概是他的部下。只听公鸭嗓说：

“罗副官，奉您的命令，我们赶到静远学馆，果然从房地窖里搜到一批枪支弹药，正好是兵工厂前几天丢的那批。”

“人逮住没？”

“我们晚到一步，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全他妈跑了。”

“他妈的，真是一群废物！”

“可是我们查出那个叫黄静远的首犯就是半年前在奉天一女高教书的共党分子黄一鹤。”

“继续追查！一定要抓到他！”

“是！罗副官！”

听到黄一鹤的名字，肖俊雅不禁蓦然一惊。因为黄一鹤不仅是她崇敬的老师，更是她一直暗恋着的梦中情人。可是就在半年前，黄老师不知为什么突然离开了学校，从此销声匿迹了，害得她日夜思念，疑惑重重，想不到他竟然是共党分子。尽管在肖俊雅这个大家闺秀单纯的内心世界里，共产党是个陌生的字眼，但她却认定黄老师决不是坏人，而且永远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可是现在罗锦鹏却要加害于他，他的处境一定很危险。想到这，她不禁心急如焚，两只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手心里沁着汗，汗里沁着忧虑。可是当她心情沉重地回到客厅里时，却发现罗锦鹏早已回到牌桌前，正和大哥、二哥、姐夫谈笑风生，又恢复了他往日笑咪咪的神态，刚才的凶狠荡然无存。肖俊雅又有点怀疑，难道是自己听错了？正疑惑间，忽听大门口传来大黑狗的叫声，紧接着就见管家大老王快步走进客厅，向肖老太太禀报道：

“老太太，门外有位先生求见，说是您老的亲戚，特地来拜寿的。”

“亲戚?”肖母有些纳闷,心想:“凡是亲戚都送了请帖,哪还有别的亲戚?莫非我老糊涂了,漏掉了谁?”想到这就说:

“既然是亲戚,就快请进来吧!”说完又冲打牌的儿子、女婿吩咐道:

“老大,老二,汉臣,别玩了,准备迎客。”肖俊雄正好玩倦了,听到母亲召唤,立刻把牌一推,以标准军人的姿态站起身。罗锦鹏、宋汉臣也随着起立,整衣正冠准备迎客,只有肖俊杰心里不痛快,没好气地嘟囔着:

“哪门子亲戚?不早不晚偏这节骨眼来,人家刚抓一手好牌,他就来搅局。”话音刚落,客人已随大老王走进客厅。